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50
4



文庫 11
D 50
4

管子卷第十三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周元會 環生

朱養純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得即君道得
君喻心道
應以為用以
任以為能因
欲以為潔
偶以為尊除
穢士其評無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



010190551046

洗鼎新評聖
人不禁動猶
物不替飛走
但先之則代
便離靜體

揚慎評虛即
舍之矣能
宿之矣造語
有淺深然由
致強而合道
其語何存故

奈何以人聖
挑樞評虛故
智生求則有

所不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母代馬走
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
則。春演。今天下之為道。皆有心者。不知道之。以無心
役乎哉。走者走。飛者飛。動者動。我無代無先。動則失
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
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終竟不能盡。與
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
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嗜欲。神則入而
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
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

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求之者。不得處之。
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
者。將欲求之。智終不。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
而求之。春演。智乎。通于神。舍于心。心且不得與。何外
求之。而能奪。凡能奪能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
不涸。其藏也。淵而不測。其來也。孔而不涸。其發也。源而
獲。神哉。智乎。有所以不測。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
故曰。昨者。神入之。今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人而神
其虛乎。欲虛其除。不潔乎。凡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
不自許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
欲也。是以聖如赤子。神舍而處。唯處得處。唯無求自
求。曰。至無而供其求。唯無內無外。唯無予無奪。無奪
入舍。留處。不。故能虛無。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
出戶。知天下。故能虛無。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
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登降揖

楊慎評直人
合道之人以
直應物者也
其言不設義
不預顧不出
口不見色斯
何言乎解者
知之

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六字
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
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體神而安之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
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
既絕四海之人誰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有能知其則義哉猶靈臺也
而靜則道德全潔其宮
備故不可代也謂毋
理而言下解也去私毋言
門謂耳目也神明若存
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

黃震評言事
俱無此是何
鏡

木養純評有
好惡固有得
爽心

開惟清而後開不然目不見耳不聞上失道而下離
事也從解為得無言若存又塞兌鎮樸之川本在云
私去私則靜靜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
而紛乎自治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
立能徧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
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
稱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
聖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
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
異執與物同理故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
可以為天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
之孽也可殺之生而之死也也春通惡死好利自心好惡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苟其無繫于得孰其從而厚亡也
是以吾所大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
患為吾有身是以君子不怵乎好

管子

卷十三

三

龍齋藏版

蘇軾評真遊
德園

漢榜評難解
而能甚疏字
不作訓詁態
朱長春評此
心術解與版
法等不同往
住微中道中
人之言非道
如者所解

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
之道也。凡此皆虛靜之至。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管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

穆慎評與下
誠大是矣解
理味不薄人
君可與誠而
不可與誠汝
與與誠也散
與與誠也

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迫。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母先物動者。搔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

管子

卷十三

四

花齊藏板

楊慎評形並
有間反有身
得道並無間
友有難得

宋長泰評黃
庭曰神虛之
中常修治積
精香潔下女
存

趙用賢評言
人求知彼必

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唯聖人得虛道故曰

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去

欲則宜宜則靜矣宜通也去欲則虛靜則精精則獨

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

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

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不修之

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

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

也無知則循既不能隱藏則無無求

無諉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

則不屈屈竭無形則無所位赴逆無所位赴故徧

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

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績按生知得以職道之精

無形謂道寓于物有形謂德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以然

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以然

也得道之精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謂德

道之所舍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

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

之理可問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春通閒之理

人間君臣父子之交恩義各有理為事紀道德不出

其修已設心

以待人一設

謂之虛者以

其無藏也必

去知無藏然

後不求不設

心無慮而虛

矣注非

沈明新評能

理則無舍

卷十三

卷十三

五

花齋藏反

周元會評因
理又出義禮
權法來

趙用賢評事
至則應非先
設故曰不宐
言宐即前義

于人間倫敘之外。雖以無爲之。必以理
舍之。舍者德。而所以舍。則人間之理。
其宐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
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
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宐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
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
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
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
者。理之至也。不宐言。應也。有時宐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

也注非
楊慎評書中

直人之言解
曰莫人言至
也。或是莫字
誤其意。謂直
人言至人也。
或是以莫人
言解直人之
言。謂無言也。
不宐。即不義。
不宐。不顧。皆
爲句。以不宐
言爲句。大謬。
解自明。

能無宐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因也者。非吾所顧。
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爲。故無顧。積按此節解上
能言。乃爲至也。不宐。即上不義。言人心不先裁制其
事物。來順應也。故曰。非吾所設。言不預設也。不顧者。
因物而動。非吾所顧。慮也。春。通。道。不可言。莫人言至
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
之不出。所謂行非我也。迫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
吾設。彼唱此和。如影之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
已後矣。因非吾顧。隨物轉移。如鑑之付形。變。不出於
而不可極也。何容顧言。顧言。則因者滯矣。不出於
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圍
也。不知深淺。之圍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
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

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
 過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
 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姑形
 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
 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
 也。人有所為，故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
 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
 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
 見形而後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非因而可。

宋養和評惟因是以應

宋長春評無則虛又加與物異曰異則虛明乎虛而發不物也不始

也。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
 能未成者，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
 習而成之，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異則虛，異於有，虛
 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故，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
 故為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人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
 忘其所惡。為好所惕，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
 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
 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
 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

朱養和評心
是佛佛見法
佛法無二二
略為僧

舍已而隨。為法者也。春通連上感而後應。非所設也。
物。故曰因。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
虛。不虛則作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
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
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
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
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解之起

未長春評古之言道術。無有不本于心。心神乎微
乎。道之舍。人之元。天地之委命也。以神而縮形。役
形者。神不居。以神而養神。煩神者。道不載。故一無
而神道備矣。天之虛。地之靜。天地故常無為而起

化。人之所不合。天者。膠膠擾擾。虛靜喪而有累。無
也。道將不舍。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將焉贊
讀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術。昭昭揭日月也。其文
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即五千文之要宗。而三
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為王為伯。二氏葆
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有而無不有也。是
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心養曰無。櫻人心。而
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乎
哉。無有。

又評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
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微心。往往印心。心宗
鏡也。功到地到者。類了之。太公道隱人所傳。丹書
陰符。其核必有所自。踰臺而鷹揚。聖期而剖封。過
二歷而化其進于道矣。應石室中秘册。府遺在焉。
或國中元獻。世家宿業。有淵源。敬仲有所本耶。計
時亦與桂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秋。非穆莊後之
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宣聖已生。末光之

管子
卷十三
八
花齋戲反

管子 卷十三
進。至老窮於轍。而益非矣。泣麟騎牛之隱。而術遂為天下裂。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稱主事許前

篇言心體耳

此篇言心不

可不治樂理

敬靜所以治

心而友其性

著也

沈昂新評物

皆易搖母亂

則仍歸于定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
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
畢。得。翼。然。自。來。績按後內業作正形攝德。而自至。神莫知其
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
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是。故。曰。無。以。物。亂。官。食
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是。故。曰。無。以。物。亂。官。食
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食
亂。也。毋。以。官。亂。心。徒羨太甚。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
春。通。南。華。經。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一
女。視。天。和。自。至。故。道。將。形。神。俱。妙。必。先。形。神。俱。定。定

揚慎評形正
而德來充美
而心得皆道
以華言非言
以擬道也

者。虛。其。室。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從。外。來。乎。我。以。其
外。而。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戶
知。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
先。于。治。吾。身。精。緒。之。說。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是。故
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氣
實。身。故。曰。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克。不。美。則。心
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克。不。美。則。心
不。得。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
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
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
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
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專於意一

管子

卷十三

九

乾齋藏板

葉水心評明
昨善跡歷難
不權

張暉評非一
亦不能變

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

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

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續按。皆不外求也。能毋問於人而自

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曰。思之思之不

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

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唯思之極

其得。乃非鬼神教。乃吾心之靈。一氣能變曰精。謂

自覺此語極精。學者宜深味之。一氣能變曰精。謂

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

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

擇而不濶。故事無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

所由。令極於變通。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而通之。我之

煩。極變以順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

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

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

不為裁而。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聖

治是國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於後國定也。治心

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

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所以操者。非理而何。

孔穎達評執
一者不變之
一故不為物
使

朱養純評安
治俱由心則
精實宜一

曾彥評至非
顏真

程敏政評華
嚴色相從空
境結成

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者，虛之道也。無，虛也。所謂至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隨，不見其後。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故曰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則無盡時，故歿世不亡。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強也。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

何俊長評迎
人處正不可
區

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春通虛而用實，清以生明。故天包乎地，鑑止而光。神合形也，定生慧也。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明。故此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於外。外不可匿，匿之也。春通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中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

姚樞評說列
禮樂性便步
亦有歸者

揚慎評形以
楚知如鏡起

昭思老發光
之精也過即
搖傷

臣正評不竭
不涸以德末
心治也

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

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故貨刑為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

乎。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

其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

禮者敬而已矣。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禮內靜則

循察。故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禮內靜則

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

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心之中又有心。動亂

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春通心官思。所以為思非心也。其神乎。心神舍也。舍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即性。意以先言。意感而意然後形。意感其事。形然後宗是。意以先言。得言。意然後形。然後呈形。形然後

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

知。先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

有源其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擁。故

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春通長桑之上池。黃庭

之玉池。道德之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涸之

原泉。與通假聚而後流也。固因虛。能令用之。被服四

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

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朱長春評。心術是合道言。上為宗。下為支矣。語繁

于前。而略寡。往往得珠于象罔。削玉于棘猴。亦

玄笈秘符。說林珍海。足賞詣矣。

孟子 卷十三 十一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沈氏新註靖時政和總以成其建當立政利不得奪

建當立凡所建必其當立者有句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以時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達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

狗潛評不為一物是以苞物

涉恍諍以清目觀清明

則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象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凋春不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

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

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

法備則事無闕滯。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紊也。

通二句即無適無莫。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

以為度。則非其時。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

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春通人

之穿之。日夜無降。吾有待耶。吾所待及有待者耶。此

中天地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洽。知時以為度。

物有所餘有所不足。皆微言也。兵之出出於人。人入於身。

兵而有功入其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德之來

賞陽必反於身。

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春通天道好還。人心善反。况

人身。故聖人戢兵而耀德。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

兵從敵而勝。德從身而來。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

人者則鬼祐。兵不義不可。春通不得已而用。恬為

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春通不得已而用。恬為

也。不聖人之用兵。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凶

也。不聖人之用兵。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凶

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強而卑。義信其強。音信

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音信

弱而卑。義免於罪。春通剛強者死之。是故驕之餘。音信

卑。於驕有餘則卑。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道者一人用

之。不聞有餘。理纔用。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此

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

沈博新評佳
兵不祥如此
則皆和風甘
露矣

李泌評詐於
鬼二語絕新
與

樞評清氣

身評即最
其所行

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
 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春
 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取。反身而賊。所謂
 其人入。入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
 於身也。陰主死。故為入也。春通左右。陰陽生殺刑德之義
 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寒暑。出入之紀矣。始
 終終始。得中之衷矣。還人同反。無出者而不傷人。入
 成盛衰。循而已無已。人而天地矣。出者而不傷人。入
 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不日不月而事以
 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
 違道。則凶。豈須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
 卜。並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
 其身寬。閉徒然。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顯反無
 而居。能致令名。

非養和評天
地解廿六谷
則可想此意

程敏政評無
能無事即下
有中之旨

揚慎評人以
中為衷。衷矣
而難表。故即
其衷而與之
其尚書原維
皇之意。交切

若無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然
 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春通去善言。為善事。反
 善事。不言而躬行。反無名。不自矜其能。能者無名。
 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
 善事。不審量出人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
 累事。而出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與起貌。謂能為而
 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與起貌。謂能為而
 功美日興。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
 日美哉。弗弗。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
 能得夫中之衷乎。春通上言審量出人。此中道也。中
 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弱無弱。所謂中
 之衷也。以衷守中。一成而不居。安有極之反。滿之虧

管子 卷十三 十五 管子 卷十三

揚慎評有無
成故成可貴
有成故無成
貴無而有貴
有適以貴無
文特有新意
非徒直無成
而已

故曰功成者噫。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
還與眾人同。君弃功名則與眾不異。孰能弃功與名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
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
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春通未有成。為之貴成及其成。反于無成。故功
成而不居。是以不夫。無生。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
徒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春通自大
巨者為滅。如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志
日月之紀。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形者也。
能效天地者。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
其雖忘已。吾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勸非之
不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
淑然和美。善惡

宋長春評天
維地載一段
言至微功至
微老之靈
莊之扶搖孟
之直養

趨用賢評或
者指言或搖

自清也。春通濁以靜徐清。至
人用心若鏡也。道在虛一。無以旁言為事。戈察而
徵之無聽。辯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
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天或維之地
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
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
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夫鼙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春通莊子天其運乎。
以鼙鼓乎。吾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無識之物。皆
得之自然。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不能自搖。有
時而動。則物搖之也。春通帝夫成者何若然者也。風
出乎震。歸性復命。成始成終。夫成者何若然者也。有

之或言天地
尚有所以維
載之者况人
豈無治之者
故問治之者
狀下遂詳無
聲無臭之如
而耳目手
定本之注非

時搖動誰
視則不見
聽則不聞
謂灑乎天下
滿風之
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淡。熱者遇風則清也。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知於肌膚。雖肌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韓乎其圓也。韓復貌謂遇。韓。韓。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天口各有其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春演或之為言。至妙也。生天地。生人。天地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妙于有妙于無。以清以寧。以靈。太極也。或。維。或。載。或搖。太極本無極也。不見不聞。麗滿天下。無而有矣。顏色肌膚往來莫知。時有又無矣。有無合一聽之。

劉德評常儀
常事當有守
官之迹

趙用賢評耳
一讀屬上句
為是

干或。故以乍方乍圓。而五體萬事。物各自司其用。我無為焉矣。此謂若然。若然者。自然也。將各之神名之。氣不得強而。當生者生。當歿者歿。或歿或生。亦名之曰道。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居上者。然後。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耳發於名聲。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論者也。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

管子

卷十三

十七

花齋藏板

沈維垣評巧
下論一句可
懷全支

性之敏惠故可。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
論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春
非其至也。可書與言。皆其覓鬼惡薄也。上聖之人。惡
以言哉。死者為生乎。生者為死乎。死生存鄉。而無鄉。
神矣。微乎。故有可因者。口手之至于物。則神命之互
所謂發名聲。凝體色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論也。
然而論不存。不論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
亦自具。兩至之。至于百世。而聖同且暮。而知解何待
顧問哉。善濟者。水自和。善宜者。神自祥。舟筏所濟。而
舍筏行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眾之不解也。而解眾
之不解。然後明。解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諭教矣。
遺諭不可論。兩過則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人也。安知
其笑之莫逆哉。見堯于羨。見文于琴。至于至常。自至
無日。與其人往矣。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
吾有不亡者存。

魏許不可
言指是一是

一
濟於舟者
無方

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故曰。濟於舟者。和
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
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
神與之。福祥也。績。按言。聖人口。不先言。手。不先指。俟
物至而後應之耳。蓋可言。可指者。易知。而不可言。不
可指者。難知。其所以然。難知。亦不係教否。故能濟舟
者。必得載舟水之理。能應物者。必得寓物神之妙。神
即所以。事有適而無適。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解
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
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為善乎。毋
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
舉。欲為不善。又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
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
為物所信。則止。

何後良評
言一何精

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懸乎日月，無已也。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策也。刺刺者，求物理而經營切為策也。春通，天下于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愕愕之廣，無刺刺之切。刺刺者，物有刺心也。為策者，勞而失惠，忘難言憲術，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德者，侯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下何思慮，知者失之，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無已交適，內固一而外剛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人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曰：何謀此，真密之至，審通難言。

沈商新評
知何謀密
莫測

慎慎謂天視
兵龍謂同出
則壁可謂矣
聖文至理

憲術同出，即下論而用也。人君陳憲布法，必以難慎之心，言而議之，前謀僉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免于更。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密之，何謀之。審而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曰：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者，乃人稽。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慎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也。以為天下王。既固其心，度時論用，天之視而精。既可下，則於天道。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於壁，故曰四壁。究能知天，則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祭以四壁，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故壤。

管子

卷十三

十九

在齋藏板

揚頌其可
歌衆人之心
可知新不可
謗揚雄則幾
可巧辨

士為之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
百穀也。欲適天地之應。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
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
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
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故曰孰能去
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
搗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
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
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春通天於
穆而視精能知。請能與生。知以無知。與以無與。風蓬
水湧。莫知然而然。扶搖朝宗。其所適如景。自如是而
已矣。常曰父子世變。曰君臣革。革之順天應人。太矣
哉。物運之自然。其皆不可知乎。不可辯巧謀乎。同道
于衆。合道于天。曰吾何以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
知道之不肯人哉。以天

禁水心評世
人於名利
逐及是醒眼

泥鼎新評正
冠師馬高看

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卧名利者為生危。猶
息也。焉。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春通。明歸于
思。太精則神苦而衰。王道本于行。太修則德孤而狹。
名利生之所不得免也。而不可久。狗也。宿而卧。則狹
盡于物。而危于生。焉。盡也。下數句。皆申承上意。則知
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
故於其生。持而滿之。乃其始也。持滿者善。合則神傷。竭
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始也。覆故危也。名滿于天
下。不若其已也。名滿于天下。則名進而身退。天之道
也。未有能名。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故
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不可任其仕也。
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驕倨傲暴之
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道之大如天。無不其廣如

管子
卷十三
二十
乾齋後反

榜士享評以
此考身則身
大以此行恬
動情真君子
及身而誠聖
八形名踐性
百緣始見生
游

地無不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
天如地如石如羽所謂變動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
不居周流六虛其為道屢遷服行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棄近而就遠何以
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整故曰欲愛吾
身其文瀾先知吾情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
種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奔身而遠以此
之也春通即克已復禮歸仁修其身而天下平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行情乃知養生行
情則不達理不達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春通情
乃知養生莊子曰左右則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
以恬養用知養恬左右則後周而復所

姚樞評無遷
衍乃歸中
和

前後行之既周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
還復本所也將來可行之理敬而
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
而所來平有來者有所為來者來者吾敬儀象以迎
後四時也時乎時乎時行物生而莫得其朕左右前
大道周而復矣吾何以迎天曰敬無遷無衍命乃長
理既從道而來但道而行之無遷和以反中形性
相葆形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以無貳是謂知道
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春
衍情引而漫也命本貞一搖于情則不固必無遷衍
而已發之和反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
命乃長火道之一而無貳者無遷責其往來莫知其
無衍之謂故曰得一為天下貞

卷之三
二十一
乾齋表反

楊悅評等一則期不失人亦天矣

也。若責生之往。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
 也。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
 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
 春演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
 衍。時以天期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敬。迎來者必道
 其道也。一可為也。時不可為也。守可為也。以待不可為
 之。自合于為舍。一何以哉。一則天。二則人。天無時不
 通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穿人日夜。人顧自塞其竅。
 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明非愛
 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同則相從。反則相距。
 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也。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春演昧道
 謂之不明。知道謂之大明。大明。天明也。吾無自用明
 而以從天。之明者也。是以人而同天也。同而從其一
 乎古之人。樸而一。今之人。黠而二。是以古知不神之

沈維垣評有入于無身係然道

為神而今以神之為不神也。故曰。聖人不能違時。不
 失時。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存矣。存之。人乎。無
 兩者同出而異名。道無也。身有也。道不可有。知身不
 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相未往。未來。如有逆。既來
 如有。有。葆與逆。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一能時
 唯時能天。唯天能道。宇宙人乎手。萬化生乎身。知此
 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也。從之耳。同之耳。同則一。
 楊慎評。白心文至奇。無一駁語。首忽起。建當立三
 字。便絕纖塵。獨露其妙矣。然却有事以爲白心。獨
 言道妙者。單識也。通篇無事不舉。無一事出于
 虛。無歸于和同。洋洋海立。眾奇瀾舞。幾欲獨移文
 死。
 又評言者。倡和之聲。何可廢。廢則無隨。人一事矣。
 天之隨。則非有隨也。事隨則失。上故不可。
 朱長春評。口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
 詩神品。書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
 純白是也。純白而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

言。古奧權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此等文字。
 又評。一章總以師任隨天。為道絕不談政術。言言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曰心。心為真君。天與人之交。獨此曰神室。白者。虛白也。天之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神明。老子早眼。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人於非人。人見其人。時人合天。都此道古。至人之所修。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一天而已矣。于管氏書為最。精于道。藏為羽翼。犬傳須功地。門裏堂上。種種自且。慕印。解然有得力。不解人。但是夢語。浪猜。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呵之。

管子卷第十三終

管子卷第十四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梅士亭評此篇論水如血氣筋脉等論甚奇以甲為道之室而王者之器更為見道之語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苑。園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脉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

張榜評水備
諸美又濟諸

廣文卷
廣旌

陽事地神
堅字品云地
肥工升此水
之集於神木
也皆如其質
以為準根有
長短故稱度
華有多寡故
稱數實有大
小故稱量皆
得水之神也

人之惡仁也。溥和也。惡。視之黑而昏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

此者精也。如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

可以觀注於器滿則止。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圓方

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人皆趨高也獨赴下卑也。卑

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而水以為

都居都聚也水聚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

故為五量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

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

五味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諸生之淡

也。能濟諸生以適。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

故為得。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徐

漢故水集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產於金石。揀金於

於天地或有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故曰水神。莫不有

謂其所故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其

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

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及其常者

常謂長育。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夫玉之所貴者

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

管子 卷十四 二 花齋藏板

郭正域評忽
然出玉一段
奇矣

采長春評六
入玉人龜龍

驪慶邑莊子
自以為洗洋

認修運行參
差殆不至此

不至此乃以
為莊子

宋養純評上
言王此言人
入生于五行
而本為之疑
可泰精氣為
物之直

管子

卷十四

花齋藏板

文相適近理。各堅而不感義也。感屈聚也。廉而不刺。
自通如此知也。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
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叩
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是以人
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
為符瑞。九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
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
胚渾初凝類。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春通未有
口所爵食也。五藏之形而咀中五味。已具五
藏之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

具而後生肉。脾生脛。脛在脾上。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

革皮。心生肉。春通五藏所主。與內經及他書都不同。隔腦二藏是創言。五肉已具

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

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

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

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

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木集於

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

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

管子 卷十四 三 花齋藏板

趙用賢評此
言水之精粗
濁寒能存而
不能亾者生
人與王注俱
非

葉水心評五
丁六甲護之
而行

李泌評更神
惟妖幻

張榜評水無
理不具非仲
索則

濁寒能存而不能忘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寒。伏
閻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
存亾而為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
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
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龍生於水
被五色而游。故神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蠶蠋中蟲
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欲
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上下無時。謂之
神。龜與龍伏閻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
地。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螭與慶忌。世不見生螭

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
澤中有谷有水。谷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
不徙而水不絕也。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
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
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
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
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閻能存而能亾者。
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
請服。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人皆有之。莫不而管
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人皆有之。莫不而管

管子 卷十四 四

宋長春評以
水合地應首
又起下諸國
之水此脉絡
也大奇
楊慎評人水
也一段是內
此亦可謂
人也是水

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
不具。萬物莫不以生。得水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
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巧於萬物。
水為正。亦具而生。由。春通水具而生管子託
取法材具之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
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
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
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
躁速。故令人麤勇也。越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
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伏清。秦之水濁重而洎。故其
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秦之水淖最而

張渠評鋪敘
諸國確確碑
確澆澆澆澆
灌注半天下

宋養和評歸
根聖人化世
聖湛絕倫

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故其
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淖而稽故貪戾以齊晉之水
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故
其民諂諛。謀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
巧佞而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
好利。好真。輕疾而易死。沉。故愚戇而好真。萃。宋之水輕勁
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
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當水而故水一則
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一

管子
卷十四
五
管子
管子
管子

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

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朱長春評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攬之下流也。獨水地奇奇惟惟戰國古文之尤。莊子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有。水地是志體故與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大有大將建旗揮擢乎段。又有變陣奇正。又評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信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奇。而附之書者。又評水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耳。莊言風大奇。猶數行。考工敘一物一器。確博比變

化。亦未有此汎濫。如百谷注。海。然極變致而無持義。所以不如逍遙齊物。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無時。句。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六昏

昏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昏。昏。微暗貌。五。謂每時之

既漫且昏。故知之者少也。春通。五。運。六。氣。漫漫。昏

昏。天地密移。孰測之。故有時無時。唯聖來知令焉。唯

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

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順天地

之道。則而行之。四時曰正。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

者。日明日聖也。四時曰正。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

蘇評語有

托穎達評臣
正必由明聖

沈鼎新評使
能聽信便令

曾彥評渾穆
避責

楊真評古以
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而四
時皆以星察
春為時首蒼
龍七宿見於
東方故曰星

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也春通四時效

信也。天懸象為明。地產育為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

二氣推遷。日往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闕。

信明矣。九丘莫阜。百昌彙生。山有材。澤有蒞。上田麥

下田稻。信聖矣。天宣其氣。地消其形。天發其光。地宜

其產。布五行於四時。和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亦

信。信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

象。君無為臣有為。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

君職常。臣職順。

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

聽信之謂聖。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

者。天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福也。昏也。則動皆違。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

埋。故受天殃也。

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

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

下功。則以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

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陽為生成。四

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刑德者。四時之

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

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

定於陰陽也。春通星。日生也。春主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

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其德喜羸而

發出節。長羸為發生之節也。時。其德喜羸而

與下一例。其事號

其事號

其事號

其事號

其事號

其事號

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梗

按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

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

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解怨赦罪

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也百姓乃

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

以風肅殺之氣乘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行秋政則霜

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續按疑煥字誤月令行夏令煖氣早來意是故春三

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

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

瀆復亾人人之逃亾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修

封疆正千伯千伯即千石也五政曰無殺麇天母蹇華絕芋

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滅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春通五政按孟仲季三月分五候出五政每政一十

八日參之天時初中未而以政應之所謂順天之所

以來合於時則生福也非漫敘南方曰日南方太陽

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

陽為鬱熱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道

輔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

何俊良評言
春煦然喜暖

朱善純評言
政但順春時
下三時亦然

何俊良評言
夏蒸鬱長茂

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暑乃至

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

為德也中央曰土上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

與火同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季與之入

也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適益其生植之力土生

皮膚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

不載無不生故中正無私位居中正實輔四時實按

德也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

績按此言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之四時皆

然後寒極而成此謂歲德言土能成口乎賞賞為暑

得賞則熱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夏行春政則風

熱故為暑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是故夏三

春故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

舉之二政曰開九墳久墳空之處發故屋辟故窮以

假貸辟開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

拔免禁拔社免祖者亦不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

惡盛陽之氣也春通禁扇笠無拔免止中時非通二

月行之蓋處必掩身候與方時雨壯居惡其漏而濕

而傷稼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

何俊良評言

所獲廣啟

程敏政評政

與頁時同開

張長春評明
于人口星不
明處曰辰星
陽辰陰星春
辰秋
何俊辰言秋
肅然嚴慘

政曰令禁置設禽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

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

秋。擊也。時物成熟。擊斂之。其氣曰陰。秋之陰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

金為爪。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甲也。嚴順謂德雖嚴然。

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為淫佚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

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春通旅。即聚也。下曰順旅。農羣幹。

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勲于穡斂之務。材謂可以克兵器。武幹。

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

則得其。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春通秋令。肅所欲也。日時察守義。察其所惡。必得其所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此謂辰德。辰以收斂。

不克信實也。春舒華。秋成實。德也。辰掌收。收為陰。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也。辰掌收。收為陰。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也。

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夏多行水潦也。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

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圍小。

辯鬪譯蹠。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鬪訟者。皆當禁圍之也。二政曰

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春得已而用之也。故。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

母見五兵之刃。母見五兵之刃。故。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

缺塞拆。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周。

缺塞拆。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周。

缺塞拆。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周。

缺塞拆。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周。

張長春評
政斂之政

管子 卷十四 十 花齋藏反

何俊良評言
冬肅然肅客

門閭亦所以助五政苟時萬物於中也五穀皆人北方曰月太陰

故為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

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淳越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周密

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法畜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

眾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

止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

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

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月掌罰罰

為寒罰則殺物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雷

姚樞評宛然
冰退不壞

夏雷雷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

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

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

謂珠王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

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圍分異分異謂五政

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

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遯至賊氣遯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

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作教而寄武因教而作祀而

若菑
治人食人莫
之苗也故曰

管子 卷十四 十一 花齋截板

添新評五行與五事徵應原提非聖至不能正時在唐相民應人以免天地之誅

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以其所類。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亾。道生天

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德則成。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也。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旬政異故也。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必失理者。亾。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亾。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政執輔。輔行已德也。

卷十四 十一 花齋歲反

朱養純評
刑順時刑
歸德

梅士卓評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為最詳
三代以來晦蝕於三正之迭用商以丑為正春在
季冬周以子為正春在仲冬然則春夏秋冬之序
移憲天之政必有移于不通之節者故古制若存
若亡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已諸篇所載
及呂不韋月令所紀皆古制也漢仍秦敝以建亥
之月為首去古愈遠高帝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
倪湯舉秋貢禹舉冬雖四人各職一時而節令愈
謬故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
及罷軍卒祠灰事者太子家令晁錯以為頗非其
時奏言其狀夫德賞非時尚于時
令况刑殺乎益以見四時宜正也
朱長春評古列國每月告朔而頒于民則并以月
正時令布憲以下相民而上應天故小正幼官四
時月令皆王公所重後世一務于刑政而君與天
民絕不通上無裁贊下無左右而國多禮寄民乃
天札厲疾不遂其生矣于是歲時風土四家五行
四民月令紛紛作于下以自救也其至則陰符大

記規中衛生歌起居法則聖人神道之
設精之可以采真粗之亦不失盡年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克也。克。謂

人力能稱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教者五也。人既奉

本與器也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立者七也。既設官以

禮義前者八也。則設官以守之前者九也。則能

立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五聲於六

朱長春評五行篇前文如
冒敘指天人
合發之數文
辭玄簡不易
論釋內經陰
然不如也後
五列列官
敬授之修儀
而不揚然多
奇文爾雅之
流意其逸古
傳耶太史公
次六家陰陽

者器也。人立立而為三。塞乎天地之間。三者克也。天
道之始終也。上行七。稽終者九也。既與前王比隆。
古聖為前。垂後王為終。終者九也。可謂王道之終也。
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五聲於六

無業藉合自
小正以來至

呂覽可靈為
一家書而後

世五行歲時
禘之亦一業

也

柯潛評靜為
動根故制六

若人之符天
地也

律也。謂播五聲。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是故人

有六多。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

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春通街往來之塗

街也。即黃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地理以

八制。入少陰之數。以少陰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

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之。春通天積陽地積陰。陽

制少之不變也。陽可過。陰不可過也。人履地而戴天

負陰而抱陽。靜為體。動為用。故制六言陰中之陽。靜

生動。地法天也。故天有九重。地有八。以天為父。以地

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總一統。統萬物也。

通乎九制六府三克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

春通此道妙之要。直苞治之至也。通與修。修槩水土以

待乎天堊。堊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反五藏以視

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祭於

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貨。神。廬。春通。暉。日。次。是。日

觀。知地位之尊卑也。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合精氣。為三而一。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

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春演黃庭云。

神廬之中精氣符。斯之謂與造化之元。日。天地。水。水

天一之生也。下于地。上于天。又歸于地。然後天地通。

精氣合。五行有常經。十二律有合聲。而人情得。萬物

極。斯有德而通道矣。通者。人合天也。故天地合德。日

管字

卷十四

楊慎評修槩
者平也上應
雅土以待乎
天為句重字
屬下言揖內
以洞遠也

沈鼎新評在
大極之先在
六極之下真
玄微與

穆王享評五
行人左以後
之制用也天
地一陰陽陰
陽之生人和
則生不和則
不生是和也
不可按以形
而可調以情
不可呼以聲
而可迎以音
故五音為天
地元聲六律
為萬事根本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以其鬼不崇。其神不靈。筮卜何假哉。黃帝道之祖也。道無為而天下治。故上言其道。下言其治。此中曰修槃水上待天。曰反視五藏不親。曰治祀下觀地位。所以為神廬之合。玄矣微矣。內者精以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有為緒。外者不知。已合而有常。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高下。皆法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則物理極。極於物理。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

孔穎達評六
相真上下五
行之吏

然後能下地。又經緯星曆。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天地之道。然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行無不當。故龜黃帝澤察。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察。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春溲天積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成。一曰一夜。一作一息。死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推之月如是。歲如是。歲月日時。人天合符。人而神通之矣。至誠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契之要。歸元于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

管子

卷十四

五

花齋藏板

乘長春評緩
急陰陽之動
也陽緩陰急
布四時而

五行周歷五
聲生于五行
曰緩急作五
聲言五本于
也

樂養純評五
日五行五聲
配合天然

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

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

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上師節祝融辯乎南方故

使為司徒謂主徒眾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

馬以謂主徒眾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是故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春

布五行于四時黃帝所以得六相而天地治也即四

時而天地分天地合大之一歲小之一日人無息不

明廷此與神通之驗矣後言道者祖之昔者黃帝以

其緩急作五聲謂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

曰青鍾大音大音東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

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

則未聞春通大音春為元元大也重心夏為離主火

離上下皆火重心也灑光也上寄旺四時主于夏季夏

為未明土潤大雨灑光也水制火之義上合水火者

也昧其明于時秋于日晡以後日光漸斂隱其常冬

為常為玄冥動靜之根天地之常故曰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

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謂

甘露醴泉之類也春通人身一天地陰符日合發參

同日天符能調則合而符矣符則天地與人參而生

美生獨陽乎哉陽生陰謂春日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

陰生子用木行御時也春通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

不過調陰陽五行而已二五之氣人與天調有不調

張嶷評令主
區別以迎春
味

楊慎評贖者
恐瀕於秋而
還其生非去
也卯麥卯言
姜之萌芽非
指動物也註
諫
趙用賢評自
也起周一

甲子六十日
又零十二日
丙子故曰七
十二日而畢
蓋五七三百
五十日又二
五為十日一
年之數也註
詳
張嶷評令主
發揚以迎春
張嶷評令主
靜齋以迎中
央土

而王者為調之。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

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土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

也。賦秘賜。秘賜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

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

所以愛艸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艸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

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鼻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

無得不。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糲雜穀。糲殺也。雜穀隨母

食。不天麋麋母傳速。麋鹿子也。言天傷之春通春日遲遲順無急令凶傷繼

祿。繼祿之嬰孩也。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

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

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合掘溝澮津

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

用之。即以克。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春通陰從

動靜相乘。人道合天。出皮弊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

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三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

風艸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

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大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

卷十四

助養夏時農事尤盛。農事為敬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

寬刑外。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

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修其

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艸木養

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

詔。戾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

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圉。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

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鬼神饗其氣。戶。竈。中。雷。

馬。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

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十人之長。

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

殺。欽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欽也。然則晝灸陽。夕下

露。地競環。環。灸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灸。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交競而灸實。

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春通地質堅剛。日競。氣欽。還為環。五穀次收。日鄰熟。鄰。相

比。艸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

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

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擱瀆盜

賊。擱。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擱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也。數剝竹箭。數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沈鼎新評上
以成四氣積
之信以貫四
德

張暉評今主
歛息以迎秋

張暉評今主
休藏以迎冬

深養和評段
段與上出令
相及則政失
而災至

剝削竹箭。伐檀栢。伐檀栢所以為矢也。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

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

也。春。演。生。氣。泄。殺。氣。藏。泄。盛。虛。藏。實。乏。驗。之。足。不。足。者。驗。天。地。之。氣。藏。也。藏。足。者。來。復。歸。根。所。謂。暢。月。是。也。陽。氣。生。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疏。而。不。室。陽。外。游。而。不。反。必。助。陰。抑。陽。過。使。下。藏。閉。盜。賊。之。中。漏。殺。草。木。鳥。獸。之。外。榮。是。為。貴。藏。也。以。殺。得。生。殺。中。之。生。貞。下。之。元。也。調。養。氣。化。以。養。元。之。道。然。則

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臄。臄。謂。胎。敗。潰。也。麗婦不銷。

奔。臄。古。孕。字。銷。奔。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

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

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

夫人歿。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歿。禍。也。不然則長子歿

如無家人夫人。如。無。家。人。夫。人。夫。人。有。歿。禍。也。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

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歿。民厲。札。天。歿。也。厲。疫。歿。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

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士行御。天子

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士。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凶。之。禍。外。築。城。郭。臣。危。築。城。郭。動。士。危。故。其。臣。危。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

戰而敗。士歿。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

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

彙心評逆
險不祥

管子卷第十四
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未長春評。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
時政之餘。其言幼官。瞻而宕。五行嚴而精。都間用
奇。似勝。呂覽。呂覽大而詳。為正耳。○立天之道。以
定人也。精治身。緒為國。故先言道。後言政。
又評。月令。中央土。寄於夏季。上無定位。又從生。故
也。天地為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而土
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即有位。而四氣又
各成於土。是以配列為五子。不離。毋。必。別。土。與
四氣。分位。母子。反相離。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
候。運皆符。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而土
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分。相。分。不為中也。七十二
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曆象
不可推。乾坤幾于毀矣。何也。有乾無坤。兩儀不立。
四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不

布不和。則十二月不序。而四時外。故知母受氣于
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母生四子之說也。
母以生而配父者也。

管子卷第十四

管子卷第十五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唐

盧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周元會環生

蔡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春通戰。危事也。

臨懼好謀。不然哉。戎昭果毅。處女脫兔。懼其于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

日懼水。水克火。則澹滅。過而艱阻。憂虞。將神不夷。日懼險。險多謀則迷中。小事不從。大事

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

中因懼而

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分其師衆人既迷也必其將
 日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其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
 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
 衆凡此二事皆動靜者比於死此近也用師之道我
 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此近也用師之道我
 勝矣故我近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
 於死也我近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
 彼作而動相醜強弱未判動信者比於距彼能自
 申以敵我如此動誦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
 者近於見距也動誦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
 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
 則爲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靚二者能
 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靚二者能
 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必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
 天地之從
 天地之從
 天地之從

而以天合之
 也聖人不委
 命於氣數天
 略以參作造
 化調燮幾原
 爲主
 楊慎評以逸
 待勞不得已
 而應靜與作
 俱可爲主俱
 可爲客唯貴
 度之得故居
 則動則有
 功皆知靜作
 之修從

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
 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鈴陰節勝于爲主故曰無爲
 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
 春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
 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也不刑則無
 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
 所以候天靜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
 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
 此則先天下而政天乃達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殘受
 其刑罪也績按別本註天因人而奉天時天時不作
 興也天因人聖人因天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
 勿爲客者不困天時而動人事不起勿爲始而起可謂
 爲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

管子
 卷十五
 不齊

曾參評才戰
非列嘉瑞

精微評動九
天宮九淵是
此意

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眾。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

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正靜不爭。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

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與地同極。能行正靜

與地同。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已得天

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

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

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所謂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

代之。成功之道。贏縮為寶。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

為寶。母以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其道乃著

身退也。故窮寇事若未成。母改其形。母失其始。形謂

勿追蹟。武必敗。事若未成。母改其形。母失其始。常形

榮着純評不
得已而後慮
此兵家上着

也。守常修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

事終有成也。然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

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

也。贏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成

生生因天地之形。成生。猶隱顯也。聖人天地之形。聖

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

大小無。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不利。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

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中心安靜。裕德無求。道德饒

於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春通。狀兵以

人形於女色。女志曰始。若處女。敵人開戶。故女從人

沈鼎新評兵
弱而曰柔弱
陰節也

者也。不敢以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潰作。其所處者。因而成。瑕無不勝矣。陰節勝陽。後起者王。其所以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清。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乘時養人。持四時之其先德後刑。賞以春夏。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左以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合之。人不能盡矣。春通。周陰節。明善明者。周不能蔽也。陽節也。周周虞也。是陰藏之義。

李必評條四
阿倭八卦
周如子陸圖

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明勝大周。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天下之德。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春通。招搖。隨帝車。運。指四時定昏旦。一歲一日。陰陽動靜。晦明出入之。候也。故以承大周大明。天不能違時。而況人乎。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手。兵為中軍。軍為獸。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大將將為心。獸厭走而有伏網罟。走者。恐前有伏。

宋長春傳
言其極也
文主常武
變常極而變
不極
物極即
首三會等而
三之也

網罟。或聖人不欲以直道取天下者。恐力大禍故也。
春通。厥走其陽。節盡之時也。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
網罟。方其伏陰。為大一。偃一側。不然不得。伏也。聖人
周其得獸。為大明。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伏。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
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武三曾。則武道
行也。故能偃其武力。春通。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
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凶。
逆守于順。春演。陰符。道書也。人為談兵。管子勢權
書也。吾以為為談。運動靜以時。天人相因。贏縮灰生。一
相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先
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夏至。總
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側倚伏。而德
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修文。天下太平矣。
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
合。萬國咸寧。其道與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心貫諸用兵
之要法天地
矣

法自然。故天包乎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地
之上。龍血玄黃。則潛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
欲其靜。地動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於靜。動乘
平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靜常動。戰危道
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險。神哉
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擾人心。擾之
下則溺。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險。溺而沉。則澹滅
險而蕩惑。則迷中。已心之不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
強為而不得其時。不合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
則懼。懼則滅。則迷。則眩。
朱長春評。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
耶。抑管氏布行。而蠡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于
兵家最奇。最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
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感楚越之滅。吳都有
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
之。故兵危也。難言哉。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卷十五
五
老齋藏板

梁長春評正
三篇爾雅似
春秋前文然
歸古而體板

孟正評刑法
道德究竟必
求于身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

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服之所以服勝之所

勝勝者所謂刑也飾之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

政也如四時之不貢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

如陽宵晝陰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愛之生

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天下親之曰德

德用之恩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

曰道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遇之德以養

之物待德道以明之明是刑以弊之母失民命刑斷

梅士亭評詔
民以徑之不
可從幸之不
能免而身自
先之以理自
制之以刑是
以身而化成
天下者也故
刑正而名當

故人命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行命所以終人之

不從邪過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

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

其生必修其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

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信聽理於人

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人被道則相付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出令時當

任而不交爭也日政時當於正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

日德君愛無私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權欽政評文
重釋一翻隨
用廢法

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

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廢

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臨政官人也

日新此謂行理謂行日新可謂行之日新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

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能後其

身上後身則先公故天子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宋長春評單
言守戰至死
之九變不言
人之情變也
散敘小言如
不感章

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

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

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

人之致成四變春通樂土惠君無所他往故得

他邦無所往而無得寧死不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

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

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七變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

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

多故亦自為戰而九變不德於君尤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

沈萬新評九
變用數箇不
然總歸在至
死不德必非
二閭所能致
朱養和評段
裴說御法道

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閼也。

梅士享評。民以九變守戰，至成而不德，其上。是至變而不失，其至常也。君人者，必兼修九者，以。其民。然後。民。歷。艱。難。險。阻。而。不。離。其。上。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

宋長春評曰：荒詞濫戰，未之國。

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

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琴瑟宮中

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

不圖。但在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

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

者，道則謂上法。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

國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偽，百官無

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

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

姦。橫。君。理。若。儘。縱。

荷良俊評陶
治亦有未盡
美者必如堯
後可

管子

卷十五

在齊燕林

湯慎評嘗故
不改曰法典
而更不常
治民之法

也。猶。植。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煙。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
鑪。恣。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
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
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
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爲。而。黃。帝。無。爲。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
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
曰。國。法。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
不。道。法。則。不。祥。道。從。道。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

也。此。句。當。仍
云。不。祥。或。脫
簡。耳。觀。前。云
置。法。而。不。變
法。云。法。古。之
法。知。不。貴。在
私。智。勞。意。動
力。矣。其。云。不
可。恒。亦。反。言
之。也。故。下。文
云。明。王。之。所
恒。

亦。水。心。評。囊
恐。如。無。不。祥

觀。立。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
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法。做。則。當。變。故。不。恒。存。以。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凶。聖。君。所
以。爲。天。下。大。儀。也。君。爲。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
莫。不。取。法。於。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
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雜。問
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
今。止。息。者。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皆。歛。藏。過。行。以。順
於。法。上。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

管子

卷十五

九

管子

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

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

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

謹柞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將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

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真能亂也聞衆彊

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

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

動也珍怪奇物此正法為在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

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

不能守也然故謹柞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

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

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侍權能廢置君之扶立

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剪公財以祿

私士謂剪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

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聖君則不然卿相不

得剪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

固守之羣臣修逼輻輳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輳也以事其主百

姓轉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

河海評權私最善法

沈氏新評法空則亂侵離惑自不能動但患君不能

管子

卷十五

十

法法

周元會評只
一法耳君臣
民亦不能易

管子

卷十五

花齋藏板

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考。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
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君臣上下貴賤皆從

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

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

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

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

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

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

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

沈鼎新評主
之危生于無
斷則衆皆以
獨操同病

尊彥評六
柄奪是以
四位失

也。失。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三。之。所。操。者。六。生。之。殺。

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

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

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

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

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

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

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

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

管子

卷十五

七

花齋藏板

事解見。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凶旋及。故

下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則令纒往。王人已移。則令纒往。王人已移。

心而從。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績按

善也。失字當作以。謂聖君如天地之堅。聖謂尊勝。如列星之固

以度量。置儀法也。如日月之明。無私。如四時之信。寒暑

自古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無私。如四時之信。寒暑

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如四時之信。寒暑

來必。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而失君

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

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

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身不能。是以

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安布非。彼幸而得之

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

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

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尊

顧望其臣。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

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

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

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

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偏近親

劉繩評不
能苞四事
不能禁
者矣

楊慎評五
考證奪柄
去位之道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

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

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

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

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功

張嶠評能何聽上非守法不能

受賞故不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句以聽於上

績拔句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胸臆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

簡故不重也

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

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

黨比周以立其私誦謫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

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

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

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

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

罰遵令而行敗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成失

管子

朱泰和評詞理俱妍悅至私說益公法損君之骨

姚樞評趙州
張汝光善照

有功法所不
赦。故罪成。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
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
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效妄
舉也。賞不從令。是效妄為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
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
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梅士亨評曰。必法於法。而後其國正。臣必能守法。
而後其法行。君必為法主。而後其法尊。夫法雖自
君生。而君不可恣為生也。故法頗令。虧敬與失位。
奪柄者等。而有私。即壅蔽不行。夫君臣天地以爲
位。小民衆物以爲象。可私乎哉。審於道。救之間。而
不以行之。斷以稽之。任法以國治者也。

郭正域評不
自法斷難以
法人列刑以
弊更甚于於
玩

朱長春評。嗚呼。公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
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
守。檢六處四。我無離而下。無奪。乃以不自法。法而
法人乎。當其佚之便。離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
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叛教。以禍天
下者。以故書焚儒坑。一棄先王之則。仲尼之誦。而
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疏桎梏。監門
而竟莫爲。部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
民。以驕一人。而爲君生民。不爲民作君也。法士當
七國之末波。七王之糜濫。自欲行其說。而度世主
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逢其心中之。而後任
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入而不務矯。務苟且而
不務術。務取一時自計。而不顧人國久遠也。早哉。
砥疇。恩鼠之最下。流矣。幸而不終禍世。以借秦
爲鑑。猶且後世之興。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
正勿偏。可拂世。勿阿世。可以演卯先王之道。而不
可亂也。道萬世不可易者也。觀于亂。而識宋
儒之反。亂正心誠意。一時之迂。萬古之式。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所謂亂國者臣

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

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百官識非惠也刑罰

必也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

必也行無矣求免罪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

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專授則失若君有所

衆心而專之夫國有四凶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

亦為失也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下情求不上通

故滅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

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

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動無非法者所以

禁過而外私也外遺威不兩錯臣行君威政不二門

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巳言能以法理國但

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有

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有尋丈之

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

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

宋長春評文
與在法相似

中不至私人
之門不一至

庭百慮其家
不一國國又

忠臣死于非
罪邪臣起于

死功美言可
市他日出雷

同耳

程敏政評法
立則四古
銷

楊忱評不兩
不二惟法之
以

管子

卷之五

圭

花齋藏板

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

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

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

為匿是。此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念主成交以進其譽故

交眾者譽多。為交友致成。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

主多矣。是以忠臣成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成。而邪臣

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成者非罪所起者非功

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

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地。不一至於庭之

沈氏新評私
家營逐故官
失能而邦國
殄瘁

君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尊君

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

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

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

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

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

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

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

飾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

也。雖誹

季必評明別
者法之為也

之而不
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

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

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梅士享評言人君當顯明其道以為法擇人也。夫舉錯者治世之大權也。舉錯一不正而有譽者進

有黨者庸。則臣民徑實以成風。由是權出于下。君臣之間不明別而法亂矣。夫先王以法擇人。不自舉。况以譽舉乎。以法量功。不自度。况以黨進。此法之所以明而臣民無重私以輕公者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

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故法可

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

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

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不能無侵奪

人財竭則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民

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

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

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

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

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

以所惡強民以所不欲民既心服體從然後禮義之教可興故曰正世調天下言必民情謂然後法立而國正也

梅士享評言人君者必提

沈維垣評人君視人皆勝予而立法則

柯濟評甄跌轉析處處生動

葉水心評陳法須從民欲與上著精神

黃震評與民同利害故法

而變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匪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齊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日明君。故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日非一。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

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人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疆劫弱眾。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

柯俊長評語
事民情實

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
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
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
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
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
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
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
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
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朱長春評語
回顧貴勝法

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
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
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
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
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
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
不察也。

朱長春評此等文漫易濡下。世運三代之末。其文
運亦然。天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文

衰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日先秦而不知。微裔亢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之詩。皆然。以東京進西。以宮體雜齊梁。以晚當盛。人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梅士亨評富
國必本于農
事未作文巧
禁則民自冠
農此過流以
歸其源也民
歸農當軫念
其苦毋橫征
以困之民粟
冬毋坐聽其
流當有術以
物之此先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

所以安四民
而成王業之
本也

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疆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朱長春評禁
末止奇不與
後靡子盾乎
一國何以行
之故管子雜
家兼養之書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

稅不。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

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

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

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工糶之。至春出糶便收。故

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

也。下開市府。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生一廩與之事

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

之什一。計四時常了所。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大

張榜評術論
四倍而列三
年前帶一千
後布置之法
甚奇

沈昂新評有
此四主民如
何養則國貧
之病更倍于
宋五

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

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

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

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

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事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

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

故。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

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

劉魏評此文
一法

宋長春評霸
宋務德而勤
守兵故粟生
之而隨耗之

朱養和評粟
開三歸實得
宋重農

朱養純評糧
歸本農事上
面或恤或均
皆富以備強
之術

之國也。粟生而成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
而不成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也者民之所
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
也。積粟既多或有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
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
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皆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
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
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人粟多，人
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

曾參評不利
農則其利少

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歐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
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
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
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
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
之曰寄生之君。謂覽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
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
塗也。治國之道也。

朱長春評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氏本術也。至
者必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子計

管子卷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之主富國而黜
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治
之國可冀乎

管子卷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之主富國而黜
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治
之國可冀乎

管子卷第十六

唐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紳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揚慎評無精
氣人微莊生
繪風風斯下
矣
朱長春評內
業玄所謂內
丹釋所謂內
典也專主謹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也。精謂神之至靈者。下生五穀。上
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
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杲乎如登於天。鬼明杳乎
如入於淵。渟女教乎如在於海。潤也。卒乎如在於已。

管子 卷十六 花齋藏板

道
梅主亭評此
篇論理有精
妙處錄其佳
者

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
如在於已也。
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謂
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春通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失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真春通
定慧得果春演果乎如登香乎如入滄乎如海卒乎
如在已四言馮道業節侯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
訣無以及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
會之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
矣且暮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走之慧
乎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慮能得
其是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而無虧也自
生自成凡生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

季必評神因
無方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喜怒欲利
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
見可欲使心不亂欲既已去餘情何處著脚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
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側
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
渺乎如窮無極及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
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春通若
春演心為神室言心神已具矣春氣之後只當養神
反濟而安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
不得如窮無極狀神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
之妙亦稽神之法耶

管子

卷十六

二

花齋藏板

孔穎達評不復不舍精微

沈氏新評與我俱生我亦是神月耶指耶從何處區別

張嶠評心靜理氣得春氣

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其往不復。其來不舍。反以利欲塞也。

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

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音方寸虛。道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之君子。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春演氣合神。神合道。道固而形充。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希不聞夷。希夷而道成。成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內知。春演無音。卒乎無形。淫淫乎在於心。即與我生矣。神之來也。妙如是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日卒在。心曰淫淫。生登微知岸。在舟不知。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

止。若靜心。則氣自謂。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理。故道來止也。

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在是。故遠也。

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眇眇乎其如窮無所。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修心

靜音道乃可得。春通多言數。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

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春通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

來。人之所失以成。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

以成也。

宋著純評曰
縫纜開卷三
乘可微食

菴賦評起語
類與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

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

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

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行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

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

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舍之所舍精

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光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乃生。能存生。

程敏政評止
而生而止
心融于道人
一天矣

思生則有心。思乃知。思則知。知乃止矣。成智則知是

日無思慮營營。日不可以思。日多知為敗。日無知無

得。此言思知何也。形成神生。心成心生。孰知生之子

死乎。成之為主乎。止而無思。無知道生。生而有思。有

知道止。定慧相生。知止能得聖。如是佛如是。心之思

知人也。道之思知天也。人人無。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天。入天無人。無人人亦天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安心之法。智過。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物。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

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一。執一不失能

君萬物。無心為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

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治言出於口。治

心自治矣。

葉水心評無
為有君故不
陽而神智生

不養和評焉
至元樂無非
賢

事加於人。則無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

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

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

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

貌也。春演淫然自至。至者知不至。不知自至者有。強

至者。神明之極。照乎知。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惑。

不有。神明之極。照乎知。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惑。

若常守中。不以物亂官。官亂則不以官亂心。貪官則

則無差忒。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一往

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失之必亂。得之必治。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

也。謂神治之。寧靜思念。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

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

也。慮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道滿天

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

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

於九州。蟠。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我心治。官

乃治。我心安。官乃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

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言心亦藏。心之中。又有

心焉。以心藏心。藏心中。又有心。春通。心一而道。與人

心焉。二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

心焉。二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

心焉。二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

心焉。二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

心焉。二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

物慎評除乃
除除義則所
謂盛其胸也

焉正評以心
治官方能解

有心也。心以藏心。以我之神。定其元神。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

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

後使。有言則出命。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亂乃

死。亂則凶禍。精存自生。其外安樂。精存於中。則自然

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

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

不有竭涸。故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

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中無惑意外無

邪蓄。邪蓄生於惑意。故內無心。全於中。形全於外。全

則外不逢天蓄。不遇人害。天蓄人害。能解不全者也。

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

深于道。所以充形也。根心生色。德翁養徵。神藏其中。

非形何驗乎。形非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皮

膚裕寬。此理諸家少發。面如鼓。頭餘皮。項有乃能戴

大圓。而履大方。地也。鑑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敬

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

道。是謂內德。發行於道。然而不及此生之忒。忒。差也。

于道。則生有差謬也。

魏桓形充
便道深

乘長春評使
然後治不同
有為之學也
經曰心使氣
百強益生曰
評
沈內新評精
氣生故體
固而邪感銷
此中消息最
微

管子 卷十六 六 花齋藏反

宗長春評凡
道此下語精
理真是經言
然大約管子
中論道時樞
維不一且精
于微未妙于
化猶以識人
非以神解有
之無非無之
無

凡道必周必密

周密則慎不世

必寬必舒

寬舒則博而密

必堅必固

堅固則精不解

守善勿舍

勿舍則善自成

逐淫澤薄

競逐淫邪

既知

其極反於道德

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

全心中

不可蔽匿

有諸

於外也。和於形容

容和者容睟也

見於膚色

內暢者體澤

善氣迎

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

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

鼓

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

心氣之形明

於日月察於父母

全氣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春

通不言而聲雷鼓淵默而雷聲也

心形而明日月冥冥獨見曉也察于父母若保而心誠中也唯保赤子

乃能比

賞不足以勸善

慕賞為善非本為善

刑不足以懲過

刑畏

懲過非本無過

氣意得而天下服

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

心意定而天下聽

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

搏氣如神萬物備

存

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

能搏乎能一乎

搏結

一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

乎能已乎

謂正而求諸已也

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

求人者惑

自得者明春通逐逐役不休求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春演思之重思與思誠理合若說何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墮有彼入無耶即

下言思之不捨內困外薄則亦以吾不通聽之神通者也非強神以索通矣強之不神神不求矣故日無

齊自至

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

沈絕垣評氣
能結聚則變
化不窮

曾彥評精氣
之通天地一
體何況于鬼
神

何後具評
忘樂忘憂
有然穆然

神為通。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
其力蓋由思之不。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
已。精氣之極也。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
目不淫雖遠若。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
而成也。春通鬼神。思。索。生。知。春通何思慮多知為
通之。萬。而。漏。存。也。近而遇思慮多知為
敗。慢。易。生。憂。疎。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
怨。憂。鬱。生。疾。憂。鬱。故。生。疾。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
也。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為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為
圖。生。將。與。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莫
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春。演。善

沈氏新評
和法真善
五欲凶

善力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節適之。齊彼將。自至。中齊
也。言能節食適思。常。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
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地出其形。言稟精以。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
地。出其形。養成其形。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春演和乃生。天之為也。察
乃生。和之道。人之為也。知天之為。知人之為。以其所
知。養其所不。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
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平。正。擅。胸。論。治。在。心。
醜。見。至。於。微。驗。又。不。知。其。類。也。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
此。以。長。壽。氣。獨。擅。於。凶。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
可以益算。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節
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當圖而去之。節
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不喜不怒。平正擅
為害。故曰二凶。

借禮敬非莊非

胸。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道也。春通精不見。微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五欲。去二胸。所以守和而擅平正也。凡人一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涸。謂過於飢。血涸。謂血銷滅而凝滯。充攝之間。此謂和成。攝得中。則和暢而有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圖之令飽則疾動。飢則廣思。

柯潛評度慮長正以養其神

沈鼎新評太一脈便不生故言憂怒悲

飢而廣思。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遛竭。令老則益困。而遛竭。春通虛能靈。飢則虛矣。思生慧。老則定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困不竭。夫心而敢。心既浩大。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能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怒

而歎先之

則害道。故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正之。

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

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

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為。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

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

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

屯。泄。句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句中無敗。春通得和。則理平。而丞之。不和則此

動而泄之。有道却走馬以糞。無道戎馬生於郊也。節

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敝不新成。故句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傷慎許內。道。數。早。泰。同道。徒。無。以。過。之。

朱長春評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言也。故以精氣為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丹經火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禛篇一

趙盾陰謀。篇已下多并。管子書。意。大不類。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在梁父東。處義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十。花齋藏文。

岳正評封禪諸山敘列周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山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

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

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縵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

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

葉水心評之三十六是禪

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臞臞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春臞音也臞音所以

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

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鵠鵠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

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

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梅士亭評不受命不得封禪此管仲匡君之正也乃桓公自矜無異三代之受命則君心侈侈則不可復約也固設為地瑞天祥可致而不可致之物彼桓公者寧不愧于蒿藜之不可為嘉穀鴟梟之不可為麟鳳七十二代之事可竣而不可效也桓不爭封禪而封禪自止易曰納約自牖終無咎仲

沈氏新評無祥瑞而欲封禪則後心空

之謂也可為馬臣大臣事君師

小問第五十一

襍篇二

朱長春評小
則小史也內
外傳時有諸
子亦時有此
中佳者入古
漫者不足據

朱養純評
富義大所以
富國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
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
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
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
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凶繼絕而赦
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
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

蘇軾評戰勝
攻取無如得
人奪守

何俊良評
音有勇夫何
况精材

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
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
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
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
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借其土
之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
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
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

曰三倍不遠千里

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

桓

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

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

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

對曰以奇奇謂權譎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

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

知天下過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春通不出戶知天下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可識吾有不識也語無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

出戰今吾於此二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者願見其患矣

楊慎言以不識自小則識心進以戒字

柯濟評觀三閭益知民不無死信

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為君視聽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誠信

然後為君視聽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

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閭也苟不戒不信則守

三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

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

而哀墳墓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

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桓公問

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

苦也

曾參評四者
善子民之道

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從則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

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

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

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

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

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驚

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後煩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

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

姚樞評源鏡
民情

程敏政評傳
露華百英粉

梅士亨評政
隨時易是謂
救時之相

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

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

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

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

此者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

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有禮也桓公曰善哉牧

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

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

百川之流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

昔震評轉移
變換良牧也

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患。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梅士亨評桓

公不能工管子豈不知而待鮑叔牙鮑叔牙又豈不知而待賓胥無特以桓公九合諸侯之後念頗自矜而意下進諷猶恐意溺故管子不自言而啓名鮑叔牙鮑叔牙又不自言而啓名賓胥無符尊賢至而授古証今公始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通繆矣。無所此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公曰。昔者大士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

不能不殺于
世澤之薄而
王之難也此
善引君子道
也

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
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

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勝民為易。夫勝民

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

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數省而嚴誅。數省

嚴其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

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禍亟及於身。二世嚴

望雖能不久。雖能勝人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

沈禹新評孰
知親中自有
良

執也糾謂君之國岌乎。八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

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

木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曲

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

則君子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

無所施矣。喻君子用

相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

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

宋長春評傳

馬棧工于篋

粟黍五于順

美浩浩乎工

于下上此小

問之舊言與

澹澹古音語

言謂考考不

善

劉繩評先愛

既定語窮源

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利能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

胙。祝祝史鳧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與若之

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

瞋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

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

沈氏新辭君好善名方能除苛疾去虛書祝鳧可謂善導

仲。復猶告也。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管之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

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

者君乘駿馬而泚桓。迎日而馳乎。泚。古盪字。公曰。然。管仲

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

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

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其禮

曠主專許昔衛懿公為欲人所殺食其肉而舍其肝其臣弘演出便還報命于

肝自剝腹實
而納懿公之
肝於是桓公
聞而存衛使
首有若臣管
仲得不救乎

朱長春評粟
禾兩喻即粟
管之品也珠
之環利用守
禾之和利用
谷故九合一
匡冲能之仲
死而齊我車
不駕會糧不
粟則隕之林

猶耳臨死血
巨豎進五公
子爭國而霸
遂衰然則守
防何容易乎

周元會評事
亦可能

管子

卷十六

三。三加其禮。強其使者爭之以成。不識不滿之意。纔皆不滿足。

死是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

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

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

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曰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胡絹切。平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

何其孺子也。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

何其士也。壯謂苗體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

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厲。茲免與滋勉同。天下得之則安

人以穀。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止。矐然視

關。住立貌。矐。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

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

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其焉。冠右祛衣。走馬

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

管子 卷十六 十八 花齋藏版

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心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

沈維垣評仲如泉神

管子下

張榜評後在

梅士亭評以管子之才而不難師管子

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于戰于汪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齒也國子搥其齒遂入為于國多戰功日多言於于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未有室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言誰謂我授之配家而安召我居言誰謂我授之配甯子其欲室乎

管子

卷十六

十九

本齊莊公

李泌評善子
與事

禮儀評言胎
于口不郵而
傳端為兒仍
為端可畏哉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
 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
 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
 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
桓公
 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
 目視上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
 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
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
當來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僮者延而止僮謂贊引
賓客者也
 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
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
 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

安能防之

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
 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
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
 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
 清靜者繅經之色也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
盛故其貌豐滿而手
 足搨動者中勇外形必應
故手足搨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
 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
二君開口相
對即知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
 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
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
 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
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

管子

管子卷第十六

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終

